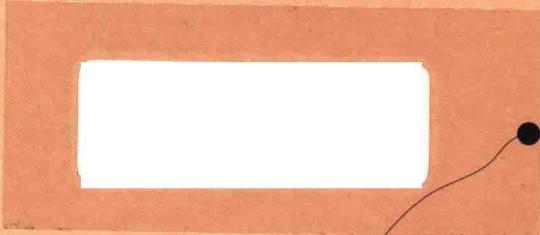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

考

辛卯侍行记

陶保廉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

考

辛卯侍行记

陶保廉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卯侍行记 / 陶保廉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1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

ISBN 978-7-5078-3775-9

I. ①辛… II. ①陶… III. ①西北地区—地方史—史料—近代

IV. ①K92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119号

辛卯侍行记

著者	陶保廉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8.5
版次	2016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6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75-9 / K · 263
定 价	36.00 元

总主编说明

“西北史地丛书”第三辑出版说明

清朝中叶以降，随着国势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大批学者开始关注西北史地的研究，先后涌现出祁韵士、俞正燮、徐松、龚自珍、何秋涛等一大批研究西北文化、关注西北史地的知名学者。他们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出发，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和建议，形成了丰富、可观的西北史地文献。这些著作中，不乏对西北各地丰富的历史地理的记述、对有关地区历史问题的独特看法，亦有强国富民、解决西北民族矛盾的大胆建议。

当前，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百余年前中华民族先贤们留下的智力遗产有了再次发光发热的阵地。为此，我社组织有关专家，精心遴选了部分价值较高的作品，加以整理，改换成横排简体，加上新式标点推出，奉献给读者，希望为西部大开发贡献绵薄之力。

本丛书依据我社所选的原著版本进行整理、编辑，对原版中明显错讹处（文字、标点、印刷问题），径予改正，不再出注；对原版中只有句读、没有标点的，则按当今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予以标点。

由于时代的原因，原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夹杂有较多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词汇和评价。本社在整理过程中，对其中少量无关宗旨的内容做了删除，并用“……”替代；对于其中如“回乱”、“回匪”、“回子”、“回逆”、“缠回”等词汇，由于直接修改会与原文的语境不合，且有违古籍整理相关规范，

故都予以保留，请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留意鉴别。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年12月

万圣书园网：http://www.eshuyuan.com/ 电子书制作发行：万圣书园
本书由作者授权万圣书园制作发行，只限于非商业用途的个人阅读使用。
对于商业机构未经书面授权的盗版行为，万圣书园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地转载、引用、摘录本书的文字内容。
万圣书园尊重所有作者的知识产权，对未经授权而擅自使用他人作品进行出版、
传播、销售等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万圣书园欢迎广大读者向我们提
供有关于盗版侵权的线索，我们将对举报者给予奖励。
万圣书园网：http://www.eshuyuan.com/ 电子书制作发行：万圣书园
本书由作者授权万圣书园制作发行，只限于非商业用途的个人阅读使用。
对于商业机构未经授权的盗版行为，万圣书园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地转载、引用、摘录本书的文字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地转载、引用、
摘录本书的文字内容。

序

光绪十七年三月，秀水陶公奉巡抚新疆之命，嗣君拙存侍公，行历秦、晋、赵、魏、齐、燕六国之地，西逾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都，行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其事有关于经史及体国经野之大者著于篇，名之曰《辛卯侍行记》。呜呼！何其都也。窃尝以为，古者图与书并重。《周官》大司徒之职，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夏官司险，职方氏又各有专职，以掌其图。嬴秦焚书，独律令、图书藏于史相。汉祖入关，萧何收而有之，遂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亡秦破楚以得天下。汉时郡国舆地之图，掌于司空，累朝不绝。隋、唐以来，图学渐就微灭，而私家著录之书，间有存者。自时厥后，浮文日盛，重书而不重图。于是周、秦以来，历世相传之图，荡然无复留遗。而郡国之沿革分并，山川之名，宫庙、舆服之制，下及草木鸟兽虫鱼，一名一器之微，莫不名实淆杂，纬缅乖离。学者求其详而不可得，往往敝精焦思，索之影响，纷纭聚讼，如瞽者之求日于盘，及闻钟而遂以为真日也，可不谓大愚乎？吾尝私怪司马子长氏，以通博有识之儒，其所为《史记》，立体大备，独于图焉阙而弗载。班、范而后，相沿相袭，以至于今，卒未有能悟之者，可叹也已。拙存夙精于图学，其记是书也，独能于古图亡灭之后，躬履其地，一一详究，以求得其一当。其大旨以山为经，以水为纬。以古书之方向里数，定土地之

沿革。以方言土音之变转，证古名之是非。自汉、唐巨儒，迄今鸿学赡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参差舛牾，不合于古而戾于今者，皆综核而析辨之，旷然如迷者之获康途以逝也。余向读《禹贡》一书，深以雍、梁徼外之地，若积石、猪野、黑水、三危诸说，惝恍支离，不可典要。今既喜得拙存之说，录而存之，复为之序，以志服膺之意。今年三月，拙存由塞外随侍入关，屈指是书之成已五年矣。每一披览犹喟然想见当日怀铅握椠于风沙雨雪中，踌躇四顾时也。

丙申五月二十八日，世愚弟王树楠敬序于金城节署之西堂

序

《诗·陟岵》、《苞栩》诸篇，大都人子行役，远离其亲之所作也。岂不以轮蹄仆仆，寝膳依依，势固不能兼及者哉？陶君拙存，见示《辛卯侍行记》六卷，盖侍其尊公由陕藩简授新疆巡抚，自入觐以洎履任，备记程途日月，酬应往来。英荡式临，负弩矢者骈集。幡帷暂驻，拥冠盖以鳞差。而君随侍其间，亦几忘风尘况瘁，天伦之乐，际遇之荣，有昔人所未逮者。顾其中所过名都下邑，建置沿革，特详水道、邮程，脉络并分悉具。或辨讹而考古，或救敝以论今。征引诸书，不下数百种。自非便便腹笥，蚤裕居恒，抑岂匆促倚装所能立办？且夫世之所称佳公子者，吾知之矣。当其席丰履厚，体泰心奢，裘马翩翩，不减五陵年少，此亦何足为君论。又或聪明特达，卓荦不群，及壮盛之年华，乘父兄之余荫，鹏搏霄路，骥骋天衢。鼎养承欢，本无俟毛生之捧檄。策名膴仕，乃竟同温峤之绝裾。舲辙东西，庭闱旷隔，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陶君博识前闻，究心时务，算谙《周髀》，注析《桑经》。象寄译鞮，采异闻于《稗海》；兜离禁休，慨披发于伊川。固不徒帖括能工，洵乃体用兼备。倘令出其所学，驰骛当途，唾手三旌，定堪操券。而乃频年节署，依然键户下帷，定省晨昏，编研午夜，佗无耽玩，不妄交游。其性天之纯笃，识趣之高明，有迥越寻常万万者。兹以河湟不靖，中丞公奉命督师，小丑陆梁，行当殄灭。君复

追随节钺，密贊戎机，所记道里山川，不啻画沙聚米。墨磨盾鼻，气息旄头，行箧所储，当更有裒然成帙者，谨拭目俟之矣。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巡卿弟丁振铎序于北庭之柏署

目 录

卷 一	001
卷 二	044
卷 三	096
卷 四	145
卷 五	183
卷 六	229

卷 一

自陕西东至河南道口镇，乘舟经山东德州，北至天津，
二千八百六十八里

辛卯四月，家君奉召入觐。二十七日庚申，俶装，衣箱六，书箱九。雇轿二，轿夫每人日给钱三百。轿车四，每乘价银十六两。大车四，每乘价银二十四两。皆雇至河南道口镇。同行者高爽溪表叔垲、怀宁张愚生绍元及其长子宽宗厚。又金匱施裕堂衍绪，以赴京兆试结伴。（家人沈和、张德、张祥、张虎、许庆，打杂人王四、尤和。）家君代两首县拟信，嘱东路寅友勿事供张。保廉作家信，托许公若丈由上海转寄。又致金闔伯工部信，托觅寓庐。

二十八日，巳刻，启程。四里长乐门，家君诣官厅，抚台鹿滋轩偕长笠农、德滋轩两副都统，藩台张竹晨，臬台唐斐泉，松鹤龄、江海帆两道台，行寄请圣安礼。（尚将军病，未来。）张仲轩、席星府、张次丞诸幕宾于道旁设茶座，邀往话别。三里东郭门。（郭外歧路：东南行十里尉家坡，又十里水沟，十里毛家河，十里蓝田境新街，二十里泄湖镇，二十里蓝田县。郭外东北行，十五里光泰门，又十五里新住镇，二十里呼于堡，渡渭水。西北十五里高陵县。）东北行。（郭外二里，道南为金花落村。又二里，道南为韩森社，统附郭四十二村。社有高冢若山，宋敏求《长安志》以为秦庄襄王陵，俗以为吕不韦冢，或云韩信冢，皆非也。按：《史记·不韦传·正义》：

庄襄陵，在新丰西南三十五里。《水经注》：葬近骊山。《皇览》：吕不韦冢，在洛阳北邙。旧《县志》：淮阴侯韩信墓在霸城。或云：省城东北四十里龙王庙堡西北，毕沅立石焉。)六里十里铺(有十余家，西北四里斡耳垛社，统十九村)。下长乐坡(旧名浐坡，隋文帝改长乐)。二里浐桥，晤沈定九、岑盛之两乡长。桥左右二坊：一曰“辋川胜景”，一曰“长乐要津”。(浐水实《水经注》之长水，亦名荆溪，出蓝田县西南二涧，东曰焦戴水，西曰汤峪水，合而西北流，贯白鹿原，凫峪水西流入之。又西北至咸宁之杜陵村西，库峪水北流入之，又北至北辰社，入于灞。)三里官厅村(在路东有沙谷堆社，在白鹿原北址，统阎家滩等十五村)。四里牛耳寺(在道西)。三里至灞水南龙王庙，食于行馆。(灞水淤沙日高，夏秋泛滥，道泞难行，咸宁县丞署亦被水毁。汉文帝霸陵，在东南十里杨家疙瘩村之北，名凤凰嘴，墙周三百丈，陵户毛、高二姓。)未刻，度灞桥，长约四十丈，唐称销魂桥。(隋初移建，非汉灞桥地也。)元刘彬、明余子俊重修。康熙时圮废，乾隆中移建，道光中巡抚杨崇峰重修。(灞水出蓝田东山倒峪、铜峪、留峪诸涧，西流至普化镇，蓝水西北流入之。又西十二里，经蓝田城南，有辋川水，实古浐水也，北流入之。折西北绕白鹿原东址，二十里经泄湖镇。二十里新街。又西北入咸宁界，十五里沙河南南流入之。二十五里洪庆河自临潼西南流入之。过灞桥街，又西北会荆溪，即讹称浐水者，合而北入渭。)桥北为灞桥街。(北里许为灞桥堡，汉霸城县地也。街东五里路家湾社，统十七村。)五里上铜人原，至豁口村。五里邵平店，东陵种瓜处。唐韦后福陵(穆宗妃，生武宗，追封太后)，晁后庆陵(宣宗昭容，生懿宗)，王后寿陵(懿宗妃，生僖宗)，王后安陵(懿宗妃，生昭宗)均在西北。(陵户皆吴姓。)五里地窑子(临潼界)。五里斜口镇。(唐段太尉故里，有烈侯冢庙。)三里(过惠家村)七里桥。(志称坑儒谷，在临潼西南五里。按：孔孟既歿，正学不明，所谓儒者，名是而实非。六国未亡，则以游说横议弋取名利。迨秦并天下，则竞进封禅刻石之议。其颂辞辄曰：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谀无可谀。乃创为求神仙，求不死药，多方诡遇，凡以冀高爵厚禄耳。费巨万计，仙药终不可得，始皇乃怒诸生而

坑之。《史记》曰召方术士，原非真儒也。曰坑四百六十余人，原非悉天下之儒而诛之也。伪儒本所宜逐，投之沟壑，未始不可抑浮嚣。所惜者骄恣无度，穷极土木，开边黩武，民受其殃。诸生因而奋笔鼓舌，甚其罪状，子贡所谓“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者也。呜呼！彼君子儒如伏生辈，得保其天年，骊山陷阱非伪儒自取之耶？《史记》始皇坑诸生在咸阳，而卫宏云在骊山硎谷者，与史相乖。）七里临潼县，进西门。一里出南门。一里宿骊山下环园，计行五十七里。知县事钱塘施勣臣劭。（西安府知府满州文泰初、咸宁县知县长山焦雨田云龙、长安县知县四川胡鸿宾升献，暨各文武来者八十余人，远道送迎，皆非礼也。鹿抚台遣戈什二人，任协镇紫卿，令亲兵四十人护送，家君固辞却之。吴参将雨舟遣兵八人相送，力辞不获，坚欲送至道口。）骊山，即蓝田北干两高峰，曰东绣岭、西绣岭。曩时花木荟蔚，兵燹后荡然矣。环园，为唐温泉宫华清宫故址。（汉武故事云：骊山汤，始皇砌石起宇，汉武又加修饰焉。唐华清宫内殿阁园亭之名，见于县志，凡三十余所，故址不可详考。敬宗宝历元年，上欲幸骊山。张权舆谏曰：昔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始皇幸骊山而国亡，玄宗幸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久。帝曰：骊山若此之凶，宜往以验其言。既还，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明年，帝被弑。）光绪丁丑，知县事会稽沈某修此园，旋置吏议。（其碑文云：以工代赈。窃意此特筹赈一事耳。丁丑奇灾，集得巨赀，应悉充赈。修治园亭，非农夫所能，此曰“以工代赈”，仅赈工匠而已。）壁间石刻金人词：“羯鼓数声，打开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关。”有慨乎言之。（蒲城廪生李仲特来送，作长夜之谈。李，寒士，学算甚力。）

二十九日，黎明行，一里进临潼南门。（县志称：骊山属土，土克水。南门有瓮城，向西以受金气，则金生水。又恐水之直泄，乃塞北门。倘建钟楼于中衢，以应金星，可培植风教云云。此形家陋说，竟载诸志乘，士人之识如此，宜其衰也。）一里出东北门。五里五里沟。三里官路郑村。二里阴盘坡。二里沙河。八里新丰镇。《汉地志》：太上皇思东归，高祖为筑城市以象丰。七年，置新丰县。（按：《史记》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

更名骊邑曰新丰。则太上未崩以前，犹曰骊邑，不得云高祖七年置也。）镇东鸿门坂，沛公会项王处也。十里戏河桥。（水出南山走马岭。）六里西段村。四里馆于零口镇。（有樊哙庙。）三里零口塘。（临潼县东三十八里铁炉镇南龙凤山左右，三涧北流，合为零水，又北入渭。古称冷水，出骊山东支肺浮山。）二里零阳铺（渭南）。五里盛店镇。五里杜化镇。五里量天坡（即《唐书·沙陀传》之梁田坡，有庙曰大锅寺）。五里胡村铺。九里万里桥，下为澨水（《水经》谓之首水，出石楼山，东北入渭）。一里渭南县西门。一里住行馆，计行七十八里。（高八叔因轿内不便僵卧，换坐余车，余坐轿。）署县事历城严少云书麟。县西南七里灰堆，周百步，高三丈，俗传始皇焚书处。（《韩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则焚书非始于李斯也。始皇以立国为树兵，遂郡县天下。齐人淳于越请封建，李斯憾愚儒道古以害今，请下烧书之令。斯亲见六国战争惨毒黔首，议废封建，亦救时苦衷。论者以秦不封建为失计，不知始皇骄暴寡恩，纵行封建，亦自速亡。迂儒泥古妄言，焚书之祸，实激成之。又按：秦禁藏书，谓“非博士官所职”而私藏者悉烧之，官书自在也。此非亡于秦火，而亡于项羽之一炬。然图籍历久易佚，如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本未烧，后自残缺。又如汉、晋人书，至唐、宋而佚。唐、宋人书，至元、明而佚，有幸有不幸耳。书之切于身心家国者，原属无多。若近世之杂家异说，汗牛充栋，惑世诬民，虽尽付一炬，何伤？）东南十五里郭家村，有汉孝子蔡顺墓。（按：顺，汝南人，墓在此可疑。）

三十日，卯，行。一里出渭南东门。（见两狼在野。）六里西阳桥。六里东阳桥。十里赤水镇。《水经注》：竹水，俗谓之大赤水（后人讹谓：商君决囚，河水尽赤，因名）。有坊题“周处故里”，谬也。（《县志》称：周处斩蛟，赤此水。邑东南四十里凤凰山有倒兽峪，周处杀白虎于此。考《三国志·吴书》、《晋书》皆云：处，阳羡人。今江苏宜兴县也。《渭南新志·乡贤》有《周处传》，摘录《晋书》本传，而于“处少孤”下，增“吴中多难，避地元象山隐居焉”二句，以附会倒兽峪周处杀虎之说。又将“处果杀蛟而反”

句，改为“处乃杀蛟，水尽赤”，以附会赤水镇周处斩蛟之说。于传末增“西讨死事，秦人思之，以元象山杀兽斩蛟功，立庙峪口，收处遗骸藏庙中”等句。复注曰：《晋书》一若本传，有此等语者。夫周处非秦人，射虎斩蛟，确在阳羡。其西讨死事，在今兴平县境，与渭南无涉，本传明言赐“葬地一顷”。周氏本江南豪族，处子玘为乌程县侯，少子札为右将军，岂不能葬其父于故乡？渭南人收处遗骸，《晋书》未载，千余年后谁见而知之？渭邑无周处，山川未必减色。乡曲讹传，本无足怪，缙绅先生何亦曲为附会耶？）过桥入华州界，望见少华（在州南十五里）。五里遇仙桥。五里白泉铺。十里石桥铺。十里华州，进西关。二里住新北门内行馆，计行五十五里。知州事新都郑执安思敬。（同治元年春，粤贼合捻匪逾秦岭入陕，渭南绅士募回丁守灞峪，因滋事裁撤。路经华州圣山，伐民家竹，汉回互哄。是年夏，发逆陷渭南、华州、华阴，莠回乘间创乱。盖汉回畛域太分，睚眦积忿，互有曲直。数世之仇，一朝决裂，名城大邑，所过成墟，惨矣哉！华州北二十里王村铺。又七十里同州府。又北十里柳池铺。二十里义井铺。又十里白其铺。五十里澄城县。）

五月朔甲子，东行。一里出华州东关，里许有旧木坊，题“汾阳王故里”。又有寇莱公故里（公墓在渭邑北棠村里）、陈希夷坠驴处碑。十里罗文桥，五代梁刘𬩽战败处。五里（石路崎岖）莲花池桥。（有黄家河，出移山潭，东北流入渭。）五里柳子里（有纪信庙）。一里迎仙桥。（有孟家河出方山沟峪，东北入渭。）南为白土坡。四里台头铺（即分界铺，华州、华阴接壤也）。五里古城营。（有葱峪水，北流十六里经焦镇，又北五里入渭。）十里敷水镇。（敷水出镇南六里少华独秀峰下敷谷，北流经此。又北五里，折东北二十里，至北严村入渭。）北魏有敷西县，唐为敷水驿，后人谓以罗敷（王仁妻秦氏）得名，则误以邯郸妇人为秦人矣。食于旅店，望见太华。十里二十里铺，即新庄铺汛墩，书“平舒古制”，秦平舒道，《水经注》所谓江神返璧者也。十里长城铺。（仙峪、瓮峪二水至此合流，又东北十九里入渭。）秦孝公元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即斯地也。盖华州、华阴，宣王时为郑桓公采邑，东迁后为晋之河外。战国初，为秦、魏接壤。时桃林非秦有，故秦不强。魏

纳河西，秦遂不可制。十里华阴县。（志称：西南五里有华佗墓。按：元化，沛国谯县人，死于许，未尝入关。又县西三里有王猛墓。）进西门。一里出东门。四里住岳庙（俗呼华阴庙），计行七十六里。知县事广西梁心荃年丈承馨。

初二日，家君偕同州知府武强贺子言年丈尔昌、权朝邑县事遵化李晋笙登第，往朝邑阅河工，在三河口镇北二十里。三河口者，洛水东南流入渭（在镇西北五里），渭入河处（在镇东南五里）。近年河流自大庆关西徙，侵逼洛水，若夺洛溢渭，则华州有泛滥之虞。于赵渡镇（朝邑南十五里）、田子村等处，筑挑水坝以障西岸。（华阴东北二十里三河口镇。折西北渡渭，六里仓头铺。十里赵渡镇。其东曰大庆关渡口，逾河而东北，十八里严家庄。又二里寨西港，明末黄河故道也。又东北七里为大庆关，有秦、晋界坊。又东过涸河，明万历初黄流也。三里蒲州府。又自赵渡北行，六里新市。又九里朝邑县城，东临黄河。）洛水出甘肃庆阳安化县北，东南流经鄜州、同州入渭。即《周礼·职方氏》：雍州“其浸渭、洛”之洛。（《汉地志》：襄德，有洛水。《禹贡》导渭、孔《传》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冯翊北。皆指今同州之洛。前汉襄德在今朝邑西南，后汉怀德在富平县。《水经注》：沮水经怀德城南。今富平石川河也，古时入洛，统称漆、沮。近世与洛绝，遂以漆、沮专属石川。）非《禹贡》伊、洛之洛也。保廉留住岳庙，庙极宏壮。康熙时，发帑修葺，回事后重修，不及曩时之半。旧有商柏、周槐，汉、唐碑碣，多付劫灰矣。登阁望太华。（去春，余遍游西岳诸峰，有记曰：

客有言太华之雄奇者，余羨焉。偕友往游，以三月十三晚，至岳麓云台观，为周明堂地，宋陈希夷隐此。西有顾亭林所建朱子祠，朱子曾奉主管云台之命，故祠焉。登阁视西峰，半出云表，瀑布如匹练。次日，乘筍舆至玉泉院，观希夷洞，洞外镌三大字，曰“山荪亭”。入张超谷，经王猛台、桃林坪、娑罗坪，曲折巉石间，飞泉怒号，奇峰骇目。望见大上方水帘洞、希夷峡，皆前明登山孔道，今则陵谷变迁，不复取道于兹矣。循十八盘而上，舍舆徒步，周至崎嶇，愈曲愈峻。距平地二十里，

豁然开朗，为青柯坪。坪当山半，山之胜至此得十之三四。其上益险，游人率止此。顾不逾奇险，不得奇景，余心未慊也。日已暝，宿东道院。涧水争喧，松涛四起，奔腾彻夜，如泛沧溟。望日之卯，短衣窄袖，鼓勇猱升。舆人前导，指示崖上“回心石”三字，气颇馁。不数武，瞥见“英雄进步”四大字，气遂一振。无何，陡壁阻入，中裂一罅，铁索下垂，缒而上者可千尺，曰千尺幢。出险得平地丈余，复入壁罅，缒而上者百尺，曰百尺峡。盖《水经注》所谓“天井”也。从峡口度二仙桥，过媯神洞，至犁沟。危崖右削，利石受足，倏高倏下，亘数十丈，下望如壁上蜗涎。余面壁侧足，屏息曳踵，沟尽，达云台峰，即北峰也。诣真武祠，道人具蔬食。凭槛纵眺，翠峰罗列，白云油然，须臾千变。午后，至苍龙岭，则一线羊肠，横岭巅数里，如龙脊，前不见首，后不见尾，两旁剑削而下，不知其几千仞。导者告余曰：韩昌黎至此，痛哭不能下。戒毋旁视，余潜睨左右，云雾下起，风来体战，遂蛇行而过。又逾数险，至五云峰，当华岳中央。众峰环拱，突起突落，重叠如莲萼，此华之所由名欤！旋登鸡冠石，磴道迂回，盘旋空际，一步一曲，饶有逸致。入金锁关，跻玉女峰，正对东峰，仙掌乃岩石崩堕，肌理呈露，文列如掌，好事者指为巨灵擘山之迹，不足辨也。循马槽谷下降，十余丈出谷底松林，掬雪和松枝嚼之，殊沁心脾。至东峰下，升降略惫，从者舁余，上观青龙池、秦昭王博台。下峰，入南天门，登聚仙坪，观九节椽。铁杙插壁，缀以狭版，其下群石剑立，人迹不到。俯视石壁，镌“华山文约”四字，大逾寻丈，囊固有径可通。出天门，过玉柱峰，入于穴，石覆如厦，自隙上出，即避诏崖。陡壁怖人，石溜浸履。《华岳志》载“避诏崖”三字，希夷手书。夫希夷既遁，肯自表之乎？华山古迹，《志》多附会，余惟赏山势之奇而已。傍晚，登南峰，宿岳庙。据华岳之极，高于平地四十里，带黄河而砺群山。昨在山麓，望西峰插天，至是则抑然，自下有弗敢争高者。须臾月出，天无片云，俯视蒲阪、冯翊诸郡邑，都归烟雾。群峰露半，若沈若浮，夜分甚寒，披裘就枕。次日，登落雁峰，观仰天池、